

理论探讨

马培之咽喉病辨治撮要

江苏省无锡市中医院 张牧寒

马培之(1820~1903年),名文植,晚号退叟,为晚清孟河医派医家之一。马氏自幼随其祖父马省三习医,尽得其学,后又博采王九峰、费伯雄等医家之说,对中医各科都有高深的造诣和成就,尤精于内、外、喉三科。后人称其“与费氏同为孟河医派之中坚”。马氏在喉科方面尤多特色,现就其医论医案作一浅析。

一、临证先别虚实

马氏认为咽部属胃脘,为水谷之通路,因此主纳而不出,其下通六腑,故为手足之阳。喉部属肺,为呼吸之门户,主出而不纳,下通五脏,故为手足之阴。

马氏在局部望诊与全身四诊相结合的基础上,提出虚实两纲为咽喉病的辨证总纲。认为咽喉诸疾并非皆属火热实证,反对当时世人率用苦寒攻伐,不辨虚实之弊。如在《医略存真·咽喉篇》中云:“如红而肿痛者,风火痰之实证也……痛而不肿,色淡不红者,虚火虚痰也。”喉风“起势速者为急喉风,属实;起势缓者为慢喉风,兼虚。”喉痹“有虚有实,咽色淡红而脉数细者属虚;若夫嗜酒过度,痰热停留胸膈,郁久上凌,而红肿作痛”则属实。“虚实各殊,治法亦宜分别。”因此,咽喉病证虽多,可以虚实二纲统之。

实证多属外邪侵袭,内生火热,痰郁气滞之类。而对虚证,马氏着重指出咽喉之疾属虚火者虽多,但也应重视虚寒证的存在。如在《医略存真·咽喉篇》中云:“又有虚寒下伏,隔阳于上,咽痛微肿,色淡不红,痰涎壅塞,舌白滑润,肢冷脉沉或寸浮尺弱,为阴毒喉痹,非姜、附、二陈不能开其寒痹,若用凉药,入口即毙。”

马氏临证以虚实为纲,结合局部辨证,宗《内经》“实则泄之,虚则补之”之旨而立“虚者清养,实者疏泄”之治则。

二、分立七大治法

咽喉在生理病理上与肺、脾胃、肝肾关系密切。马氏认为咽喉病其本在肺,其标在肝肾。临证多见肝阳肝火、肾阴不足而致咽喉不利之证。故治疗中注重肺与肝肾。

疏风解表法。适用于邪毒外侵,病在肺卫者。邪客肺系又有风寒风热之分,临证当与局部望诊相参辨治。即马氏所论“咽喉色白者宜辛散,色红者宜清凉”(《医略存真·咽喉篇》)。

风寒外袭,咽喉淡红微肿,恶寒身痛,治当疏风散寒,药用防风、荆芥、紫苏、半夏、玄参、桔梗等。风热外袭,咽喉红肿微痛,发热恶风,咳嗽,脉浮数,治当疏风散热,可用薄荷、牛蒡子、银花、前胡、玄参、射干等。若表里同热,里热渐起,而见高热便秘,溲赤舌红,当加清热泻火之黄芩、黑栀、丹皮等药。若寒遏热伏之慢喉风,应寒热并用,解表清里。

清热解毒,降火利咽法。适用于热毒壅盛,来势急骤者。其症见患部红肿焮痛,高热口渴便秘,舌红苔黄脉洪大;即马氏所论其“色红者宜清凉……见白腐烂斑者,宜苦降,不宜再以辛散,至时行疫症,当兼解毒”(《医略存真·咽喉篇》)。多选芩、连、丹皮、连翘、生地、玄参等。

解郁化痰,消痰散结法。适用于情志所伤,肝失疏泄,气滞痰凝。如马氏《医略存真·咽喉篇》所说:“会厌梗硬,咽中似有物塞,言语咽唾妨碍,饮食则如常者,曰梅核气。多得之忧思郁结,或怒动肝火,痰气阻结咽喉,甚

则肺胃之气不展,胸膈闷塞不畅,治宜顺气化痰解郁。”常用夏枯草、石决明、刺蒺藜、玄参、川贝、杏仁等。若兼肝火肝阳上炎者,酌加黑山栀、羚羊角、黛蛤散、沙参泻肝清热养阴。又遵叶天士之初病在经,久病入络之说,对于痰郁日久,血行滞涩者,加活血行瘀之品,以助化痰散结之效,如红花、赤芍、丹参、泽兰等。

养阴清肺,化痰利咽法。适用于阴虚肺燥,宣肃失职,痰涎内聚,症见咽喉干痛,发痒作咳,痰少稠粘,声嘶口干。常用沙参、麦冬、百合、川贝、前胡、冬花、玄参等。

滋阴清热,清上实下法。适用于肺肾阴虚,下元不足者。肾阴乃一身阴液之根,肾阴不足肺阴亦亏,阴不制阳而虚火上炎。常见咽喉微红或嫩红,微痛稍肿,干咳咽痒,声嘶音哑,兼见眩晕耳鸣,烦热,腰膝痠软,盗汗等。常用生熟地、石斛、胡麻、山萸肉、萸皮、青果等。

清补气血,甘凉解毒法。适用于素体气血不足或久病气虚血少,余邪未清,热毒不散之证。亦有因邪毒蕴久,气血渐亏,无力托毒外出而致久溃难敛者。多见咽喉淡白少红,久溃不敛,语言低弱,眩晕少食,唇甲不荣,甚者动则气促,咳痰清稀,自汗。常选西洋参、黄芪、生熟地、首乌、银花、射干等。

温阳散寒,引火归原法。适用于阳气亏损之虚寒证。见咽喉微痛,不红不肿,吞咽不利,口淡不渴,便溏肢冷,亦有因阳虚不敛,虚阳上越而见咽喉嫩红肿痛溃烂,声嘶音哑,发热口干喜饮热等戴阳证。常用肉桂、干姜、半夏、附子、细辛、猪肤。

三、辨证用药的特点

马氏治疗咽喉病证,散见于《医略存真》、《外科集腋》、《马培之医案》、《马评外科证治全生集》及《青囊秘传》等著作中,兹将其辨证用药的特点归纳如下。

以疏解为基本大法。咽喉诸疾其病本在肺,病位在上焦,无论内伤外感,虚实寒热,皆能使咽喉开窍不利,为痛为肿为嘶哑。吴瑭曾云:治上焦如羽,非轻不举。马氏治疗咽喉之

疾,无论虚实表里寒热多配以宣肺化痰、利咽散结之品,且用量轻浅,一般多在一二钱,或取其疏表散邪,或借其轻清以达上焦,常用银花、连翘、薄荷、蝉衣、荆芥、防风等。肺为水之上源,亦为贮痰之器,故肺系病变最易生痰,马氏亦云“浮火易平,结痰难化”。故将消痰散结之法并于疏解之列,常用川贝、僵蚕、射干、半夏、白芥子等。

慎辨寒热。咽喉分属肺胃,又有少阴少阳之脉并络于咽喉,故为多气多血之处。历来医家多从虚火实热论治。马氏亦云:“咽痛属火者多,属寒者百中难得一二。”(《医略存真·咽喉篇》)然马氏也强调临证细辨寒热,故又云:“凡遇此等症(寒证),不可因其痛疑以为火,而投凉剂者必毙。”外感风寒者,当以辛温之味治之,如荆、防、杏仁、紫苏等。若属虚寒内伤,则当温阳散寒,如肉桂、炮姜、半夏等。

重用甘凉,慎用苦寒。咽喉诸疾,以火热最多,虽分虚实,然皆伤津耗液。故马氏用药以甘凉为主,反对大剂苦寒恣意攻伐,因苦寒太过,一则徒伤胃气,一则更耗津液。纵观马氏治喉案例,生地与玄参相配几乎是每方必用之药对。玄参苦咸寒,降火滋阴解毒,常用量2~3钱,生地甘寒质润,滋阴清热凉血,用量是玄参3~5倍,最多达一两。两药相配,一清一降,共奏清热降火,养阴生津之功。其它如银花、沙参、麦冬、灯心等甘寒清润利咽之品,也为临证所常用。马氏慎用苦寒,只有热毒蕴盛,咽喉腐烂之三焦实火证,方投芩、连、山栀、大黄等苦寒之品以荡涤实火邪热。

注重肝肾。肝与肺经脉相系,肝为刚脏易亢易逆,郁而化火或阳亢上逆皆可直接犯肺,而成木火刑金之势。故马氏临证注意配伍疏肝平肝之品,以标本同治。如用夏枯草、菊花、天麻等。

金水相生。肾阴不足,虚火上炎,亦可犯肺客于咽喉,而成虚热之候。临证常见虚火诸证多与肾阴不足,阴虚火旺有关。故治疗上亦要注意配伍滋阴之品以治虚火,药用生熟地、白芍、山萸肉、五味子等。